

蒲松龄

著

本书以文学古籍刊行社手稿影印本为底本
参校青柯亭刻本、铸雪斋抄本、清抄本《异史》修订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

蒲松龄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聊斋志异 / (清) 蒲松龄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518-1271-9

I. ①聊… II. ①蒲… III. ①笔记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7796 号

聊斋志异

蒲松龄 著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9,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271-9

定 价 39.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联系 021-64386496 调换。

目录

考城隍	001	快刀	053	单道士	100
画壁	003	耿十八	054	夜叉国	101
王六郎	005	侠女	056	汪士秀	105
偷桃	008	酒友	060	小二	107
劳山道士	010	莲香	062	庚娘	110
娇娜	012	阿宝	069	雷曹	114
叶生	017	九山王	073	翩翩	117
王成	020	巧娘	075	余德	120
青凤	024	口技	080	促织	122
画皮	028	红玉	082	狐谐	125
陆判	031	林四娘	086	小猎犬	128
婴宁	035	鲁公女	088	白莲教	129
聂小倩	041	伏狐	091	双灯	131
丁前溪	046	苏仙	092	念秧	133
水莽草	048	汤公	094	寒月芙蕖	139
凤阳士人	051	连琐	096	章阿端	141

花姑子	144	阿英	191	葛巾	252
考弊司	149	青娥	195	黄英	257
伍秋月	152	宦娘	200	书痴	261
莲花公主	155	阿绣	203	晚霞	264
绿衣女	158	局诈	207	白秋练	268
郭生	160	霍女	211	织成	272
彭海秋	162	司文郎	216	香玉	275
铁布衫法	166	崔猛	221	石清虚	279
小谢	167	诗馥	226	王桂庵	282
西湖主	172	狂生	228	寄生	285
狼	177	张鸿渐	229	粉蝶	289
大人	179	刁姓	234	锦瑟	292
鸽异	181	云萝公主	235		
冷生	184	鸟语	242		
山市	186	神女	244		
巩仙	187	恒娘	249		

予姊丈之祖宋公，讳焘，邑廪生。一日病卧，见吏人持牒，牵白颠马来，云：“请赴试。”公言：“文宗未临，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马从去，路甚生疏，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时入府廨，宫室壮丽。上坐十余官，都不知何人，惟关壮缪可识。檐下设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与连肩。几上各有笔札。俄题纸飞下，视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传赞不已。召公上，谕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称其职。”公方悟，顿首泣曰：“辱膺宠命，何敢多辞？但老母七旬，奉养无人，请得终其天年，惟听录用。”上一帝王像者，即命稽母寿籍。有长须吏，捧册翻阅一过，曰：“有阳算九年。”共踌躇间，关帝曰：“不妨令张生摄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谓公：“应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给假九年。及期当复相召。”又勉励秀才数语。二公稽首并下。秀才握手，送诸郊野，自言长山张某。以诗赠别，都忘其词，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之句。公既骑，乃别而去，及抵里，豁若梦寤。时卒已三日，母闻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语。问之长山，果有张

生，于是日死矣。后九年，母果卒，营葬既毕，浣濯入室而没。其岳家居城中西门内，忽见公缕膺朱幘，舆马甚众。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惊疑，不知其为神，奔讯乡中，则已歿矣。公有自记小传，惜乱后无存，此其略耳。

江西孟龙潭，与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兰若，殿宇禅舍，俱不甚弘敞，惟一老僧挂搭其中。见客人，肃衣出迓，导与随喜。殿中塑志公像，两壁画绘精妙，人物如生。东壁画散花天女，内一垂髻者，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朱注目久，不觉神摇意夺，恍然凝想；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见殿阁重重，非复人世。一老僧说法座上，偏袒绕视者甚众，朱亦杂立其中。少间似有人暗牵其裾。回顾，则垂髻儿，辄然竟去，履即从之，过曲栏，入一小舍，朱次且¹不敢前。女回首，举手中花，遥遥作招状，乃趋之。舍内寂无人，遽拥之，亦不甚拒，遂与狎好。既而闭户去，嘱勿咳，夜乃复至，如此二日。女伴共觉之，共搜得生，戏谓女曰：“腹内小郎已许大，尚发蓬蓬学处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语。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欢。”群笑而去。生视女，髻云高簇，鬟凤低垂，比垂髻时尤艳绝也。四顾无人，渐入猥褻，兰麝熏心，乐方未艾，忽闻吉莫靴铿铿甚厉，缪锁锵然，旋有纷囂腾辨之声。女惊起，与生窃窥，则见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绾锁挈槌，众

1 次且：通“趑趄”。

女环绕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贻伊戚。”又同声言：“无。”使者反身顾，似将搜匿。女大惧，面如死灰，张皇谓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启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闻靴声至房内，复出。未几，烦喧渐远，心稍安；然户外辄有往来语论者。朱局踖既久，觉耳际蝉鸣，目中火出，景状殆不可忍，惟静听以待女归，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时孟龙潭在殿中，转瞬不见朱，疑以问僧。僧笑曰：“往听说法去矣。”问：“何处？”曰：“不远。”少时，以指弹壁而呼曰：“朱檀越¹，何久游不归？”旋见壁间画有朱像，倾耳伫立，若有听察。僧又呼曰：“游侣久待矣！”遂飘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软。孟大骇，从容问之，言方伏榻下，闻叩声如雷，故出房窥听也。共视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复垂髻矣。朱惊拜老僧，而问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贫道何能解！”朱气结而不扬，孟心骇叹而无主。即起，历阶而出。

异史氏曰：“‘幻由人作’，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老婆²心切，惜不闻其言下大悟，披发入山也。”

1 檀越：佛家语，意为“施主”。

2 老婆：佛家称苦口婆心劝人者为老婆。指慈悲教化者。

许姓，家淄之北郭，业渔。每夜携酒河上，饮且渔。饮则酹地，祝云：“河中溺鬼得饮。”以为常。他人渔，迄无所获，而许独满筐。

一夕，方独酌，有少年来，徘徊其侧。让之饮，慨与同酌。既而中夜不获一鱼，意颇失。少年起曰：“请于下流为君驱之。”遂飘然去。少间，复返，曰：“鱼大至矣。”果闻唼呷有声。举网而得数头，皆盈尺。喜极，申谢。欲归，赠以鱼，不受，曰：“屡叨佳酝，区区何足云报。如不弃，要当以为长耳。”许曰：“方共一夕，何言屡也？如肯永顾，诚所甚愿，但愧无以为情。”询其姓字，曰：“姓王，无字，相见可呼王六郎。”遂别。

明日，许货鱼，益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与欢饮。饮数杯，辄为许驱鱼。如是半载，忽告许曰：“拜识清扬，情逾骨肉，然相别有日矣。”语甚凄楚。惊问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两人，言之或勿讶耶？今将别，无妨明告：我实鬼也。素嗜酒，沉醉溺死，数年于此矣。前君之获鱼，独胜于他人者，皆仆之暗驱，以报酹奠耳。明日业满，当有代者，将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无感。”许初闻甚骇，然亲狎既久，不复恐怖。因亦歛衽，酌而

言曰：“六郎饮此，勿戚也。相见遽违，良足悲恻。然业满劫脱，正宜相贺，悲乃不伦。”遂与畅饮，因问：“代者何人？”曰：“兄于河畔视之，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听村鸡既唱，洒涕而别。明日，敬伺河边，以觇¹其异。果有妇人抱婴儿来，及河而堕。儿抛岸上，扬手掷足而啼。妇沉浮者屡矣，忽淋淋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儿径去。当妇溺时，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转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妇自出，疑其言不验。抵暮，渔旧处。少年复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别矣。”问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仆怜其抱中儿，代弟一人，遂残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两人之缘未尽耶？”许感叹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

数日，又来告别，许疑其复有代者。曰：“非也。前一念恻隐，果达帝天。今授为招远县邬镇土地，来朝赴任。倘不忘故交，当一往探，勿惮修阻。”许贺曰：“君正直为神，甚慰人心。但人神路隔，即不惮修阻，将复如何？”少年曰：“但往，勿虑。”再三叮咛而去。许归，即欲治装东下，妻笑曰：“此去数百里，即有其地，恐土偶不可以共语。”许不听，竟抵招远。问之居人，果有邬镇。寻至其处，息肩逆旅。问祠所在，主人惊曰：“得无客姓为许？”许曰：“然。何见知？”又曰：“得勿客邑为淄？”曰：“然。何见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丈夫抱子，媳女窥门，杂沓而来，环如墙堵。许益惊。众乃告曰：“数夜前，梦神言：‘淄川许友当即来，可助以资斧。’祇候已久。”许亦异之，乃往祭于祠而祝曰：“别君后，寤寐不去心，远践曩约。又蒙梦示居人，感篆中怀。愧无腴物，仅有卮酒，如不弃，当如河上之饮。”祝毕，焚钱纸。俄见风起座后，旋转

1 觇(chān)：看、偷偷地察看。

移时始散。夜梦少年来，衣冠楚楚，大异平时，谢曰：“远劳顾问，喜泪交并。但任微职，不便会面，咫尺河山，甚怆于怀。居人薄有所赠，聊酬夙好。归如有期，尚当走送。”居数日，许欲归，众留殷恳，朝请暮邀，日更数主。许坚辞欲行。众乃折柬抱襆，争来致饯。不终朝，馈遗盈橐。苍头稚子，毕集，祖送出村。歟有羊角风起，随行十余里。许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劳远涉。君心仁爱，自能造福一方，无庸故人嘱也。”风盘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讶而返。

许归，家稍裕，遂不复渔。后见招远人问之，其灵验如响云。或言即章丘石坑庄。未知孰是？

异史氏曰：“置身青云，无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车中贵介，宁复识戴笠人哉？余乡有林下者，家甚贫。有童稚交，任肥秣，计投之必相周顾。竭力办装，奔涉千里，殊失所望。泻囊货骑，始得归。其族弟甚谐，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哥至，貂帽解，伞盖不张，马化为驴，靴始收声。’念此可为一笑。”

童时赴郡试，值春节。旧例，先一日，各行商贾，彩楼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从友人戏瞩。是日，游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东西相向坐。时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闻人语嘈杂，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发童，荷担而上，似有所白；万声汹动，亦不闻为何语，但视堂上作笑声。即有青衣人大声命作剧。其人应命方兴，问：“作何剧？”堂上相顾数语，吏下，宣问所长。答言：“能颠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顷复下，命取桃子。

术人声诺，解衣覆笥上，故作怨状，曰：“官长殊不了了！坚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为南面者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诺之，又焉辞？”术人惆怅良久，乃云：“我筹之烂熟：春初雪积，人间何处可觅？惟王母园中，四时常不凋卸，或有之。必窃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阶而升乎？”曰：“有术在。”乃启笥，出绳一团，约数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掷去。绳即悬立空际，若有物以挂之。未几，愈掷愈高，渺入云中，手中绳亦尽。乃呼子曰：“儿来！余老惫，体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绳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绳有难色，怨曰：“阿翁亦大愤愤！如此一线之绳，欲我附之，以登万仞之高天，倘中道断绝，骸骨何存矣！”父又

强鸣拍之曰：“我已失口，悔无及，烦儿一行。儿勿苦，倘窃得来，必有百金赏，当为儿娶一美妇。”子乃持索，盘旋而上，手移足随，如蛛趁丝，渐入云霄，不可复见。久之，坠一桃，如碗大。术人喜，持献公堂。堂上传示良久，亦不知其真伪。忽而绳落地上，术人惊曰：“殆矣！上有人断吾绳，儿将焉托！”移时，一物坠，视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为监者所觉。吾儿休矣！”又移时，一足落；无何，肢体纷堕，无复存者。术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合之，曰：“老夫止此儿，日从我南北游。今承严命，不意罹此奇惨！当负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为桃故，杀吾子矣！如怜小人而助之葬，当结草以图报耳。”坐官骇詫，各有赐金。术人受而缠诸腰，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儿，不出谢赏，将何待？”忽一蓬头童首抵笥盖而出，望北稽首，则其子也。以其术奇，故至今犹记之。后闻白莲教能为此术，意此其苗裔耶？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负笈往游。登一顶，有观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团上，素发垂领，而神观爽迈。叩而与语，理甚玄妙。请师之，道士曰：“恐娇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门人甚众，薄暮毕集，王俱与稽首，遂留观中。

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随众采樵。王谨受教。过月余，手足重茧，不堪其苦，阴有归志。一夕归，见二人与师共酌，日已暮，尚无灯烛。师乃剪纸如镜，粘壁间。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诸门人环听奔走。一客曰：“良宵胜乐，不可不同。”乃于案上取壶酒，分贻诸徒，且嘱尽醉。王自思：七八人，壶酒何能遍给？遂各觅盎盂，竞饮先釂，惟恐樽尽，而往复挹注，竟不少减。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乃尔寂饮，何不呼嫦娥来？”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与人等；纤腰秀项，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还乎！而幽我于广寒乎！”其声清越，烈如箫管。歌毕，盘旋而起，跃登几上，惊顾之间，已复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乐，然不胜酒力矣。其饯我于月宫可乎？”三人移席，渐入月中。众视三人，坐月中饮，须眉毕见，如影之在镜中。移时月渐暗，门人然烛来，则道士独坐而

客查矣。几上肴核尚故；壁上月，纸圆如镜而已。道士问众：“饮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寝，勿误樵苏。”众诺而退。王窃忻慕，归念遂息。

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心不能待，辞曰：“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纵不能得长生术，或小有传习，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阅两三月，不过早樵而暮归。弟子在家，未谙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谓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当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师略授小技，此来为不负也。”道士问：“何术之求？”王曰：“每见师行处，墙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传以诀，令自咒毕，呼曰：“入之！”王面墙不敢入。又曰：“试入之。”王果从容入，及墙而阻。道士曰：“俯首骤入，勿逡巡！”王果去墙数步，奔而入；及墙，虚若无物；回视，果在墙外矣。大喜，入谢。道士曰：“归宜洁持，否则不验。”遂助资斧，遣之归。

抵家，自诩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效其作为，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¹。妻扶视之，额上坟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渐忿，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

异史氏曰：“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今有佗父，喜疢毒而畏药石，遂有吮痂舐痔者，进宣威逞暴之术以迎其旨，诒之曰：‘执此术也以往，可以横行而无碍。’初试未尝不小效，遂为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

1 踣（bó）：扑倒。

孔生雪笠，圣裔也，为人蕴藉，工诗。有执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适卒，落拓不得归，寓普陀寺，佣为寺僧抄录。寺西百余步，有单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讼萧条，眷口寡，移而乡居，宅遂旷焉。

一日，大雪崩腾，寂无行旅。偶过其门，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见生，趋与为礼，略致慰问，即屈降临。生爱悦之，慨然从入。屋宇都不甚广，处处悉悬锦幕，壁上多古人书画。案头书一册，签云：《琅嬛琐记》。翻阅一过，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单第，意为第主，即亦不审官阀。少年细诘行踪，意怜之，劝设帐授徒。生叹曰：“羁旅之人，谁作曹丘者？”少年曰：“倘不以驽骀见斥，愿拜门墙。”生喜，不敢当师，请为友。便问：“宅何久锢？”答曰：“此为单府，曩¹以公子乡居，是以久旷。仆皇甫氏，祖居陕，以家宅焚于野火，暂借安顿。”生始知非单。当晚，谈笑甚欢，即留共榻。

昧爽，即有僮子炽炭于室。少年先起入内，生尚拥被坐。僮人白：“太公来。”生惊起。一叟入，鬓发皤然，向生殷谢曰：“先生

1 曩（nǎng）：从前、过去的。